

《革命军》序

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，示余曰：“欲以立懦夫，定民志。故辞多恣肆，无所回避。然得无恶其不文耶？”余曰：凡事之败，在有其唱者，而莫与为和，其攻击者，且千百辈，故仇敌之空言，足以堕吾实事。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^①，宰割之酷，诈暴之工，人人所身受，当无不昌言革命。然自乾隆以往，尚有吕留良^②、曾静^③、齐周华等^④，持正义以振聋俗，自尔遂寂泊无所闻。吾观洪氏之举义师^⑤，起而与为敌者，曾、李则柔煦小人^⑥，左宗棠喜功名、乐战事，徒欲为人策使，顾勿问其是非枉直，斯固无足论者。乃如罗、彭、邵、刘之伦^⑦，皆笃行有道士也，其所操持，不洛、闽而金溪、余姚^⑧，衡阳之黄书^⑨，日在几阁，孝弟之行，华戎之辨，仇国之痛，作乱犯上之戒，宜一切习闻之。卒其行事，乃相谬戾如彼，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；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；乐文采者，则相与鼓吹之。无佗，悖德逆伦，并为一谈，牢不可破。故虽有衡阳之书，而视之若无见也。然则洪氏之败，不尽由计

划失所，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。今者风俗臭味，少变更矣。然其痛心疾首，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，虑不数人；数人者，文墨议论，又往往务为温藉，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，虽余亦不免是也。嗟乎！世皆瞶昧而不知话言，主文讽切，勿为动容，不震以雷霆之声，其能化者几何？异时义师再举，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，既可知矣。今容为是书，一以叫咷恣言，发其惭恚，虽瞶昧若罗、彭诸子，诵之犹当流汗祇悔；以是为义师先声，庶几民无异志，而材士亦知所返乎？若夫屠沽负贩之徒，利其径直易知，而能恢发智识，则其所化远矣。藉非不文，何以致是也？抑吾闻之，同族相代，谓之革命；异族攘窃，谓之灭亡；改制同族，谓之革命；驱除异族，谓之光复。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，所当谋者，光复也，非革命云尔。容之署斯名何哉？谅以其所规划，不仅驱除异族而已，虽政教、学术、礼俗、材性，犹有当革者焉。故大言之曰革命也。

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^⑪，余杭章炳麟序。

【注释】

逆胡：中国古代汉族士大夫习惯于把各少数民族称

为胡。所谓逆胡，指清代满族贵族统治集团，1644 年入主中原，建立全国性政权。章炳麟出于排满心理，故有此称呼。

吕留良：又名光轮，字庄生、用晦，号晚村，生于 1629 年，卒于 1683 年，浙江崇德（今桐乡）人。明清之际著名学者，著有《晚村先生文集》。因其书中对满族多有讥刺，雍正年间被剖棺戮尸，满门遭诛，书籍被毁。

曾静：生于 1679 年，卒于 1736 年，湖南永兴人。清雍正年间鼓动岳钟琪造反未遂，引发文字狱。后被乾隆处死。

齐周华：字漆若，号巨山，别号、托名甚多。生于 1698 年，卒于 1767 年，清浙江天台人。乾隆三十二年，因查出著作“悖逆”和《祭吕留良文》，被凌迟处死。

洪氏：即洪秀全（1814—1864），原名火秀，又名仁坤，广东花县人。1851 年发动金田起义，领导太平天国革命。著有《原道救世歌》、《原道醒世训》、《原道觉世训》等书。

⑥曾、李：曾即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原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清湖南湘乡人。在长沙操练湘军，镇压太平军。推动洋务运动，为著名洋务派官僚。遗著被后人辑为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李即李鸿章（1823—1901），原名章铜，字少荃，晚号仪叟，清安徽合肥人。在合肥办淮军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。掌握朝廷实权，提倡洋务运动，为著名洋务派官僚。著作被后人辑为《李文忠公全书》。

⑦罗、彭、邵、刘：罗即罗泽南（1808—1856），字

仲岳，号罗山，清湖南湘乡人。协助曾国藩创办湘军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，被太平军击毙。标榜程朱理学，著有《周易附说》、《姚江学辨》等书。彭即彭玉麟（1816—1890），字雪琴，清湖南衡阳人。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，镇压太平军。后筹办清军水师，规画营制，因病开缺。邵即邵懿辰（1810—1861），字位西，清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太平天国起义后，在家乡办团练，抗拒太平军。后守杭州，城破被杀。著有《尚书通义》、《礼经通论》等书。刘即刘蓉（1816—1873），字孟蓉，号霞仙，清湖南湘乡人。早年从曾国藩、罗泽南讲学，后助办团练，镇压石达开太平军。著有《思辨录疑义》、《刘中丞奏稿》等书。

⑧洛、闽、金溪、余姚：洛指程颢（1032—1085）、程颐（1033—1107），河南洛阳人；闽指朱熹（1130—1200），生长于福建。三人为宋代程朱理学代表人物。金溪指陆九渊（1139—1193），杭州金溪人，南宋学者；余姚指王守仁（1472—1529），浙江余姚人，明代学者。二人为宋明陆王心学代表人物。

⑨衡阳：指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字而农，号薑斋，清湖南衡阳人。一生著述丰富，后人辑为《船山遗书》。具有鲜明的反清思想，被清末反清志士引为楷模。

⑩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：章炳麟反满，故不用清帝年号纪年，采用西周共和纪年。共和元年为公元前 841 年，则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为公元 1903 年。

《革命军》自叙

不文以生，居于蜀十有六年，以辛丑出扬子江，旅上海。以壬寅游海外，留经年。录达人名家言，印于脑中者，及思想间所不平者，列为编次，以报我同胞，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出版自由者欤？虽然，中国人，奴隶也。奴隶无自由，无思想。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，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，父母之恩我，朋友、兄弟、姊妹之爱我。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，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，吾不计。吾但信卢骚^①、华盛顿^②、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^③，必哂曰：“孺子有知，吾道其东！”吾但信郑成功、张煌言诸先生于地下有灵^④，必笑曰：“后起有人，吾其瞑目！”文字收功日，全球革命潮，吾言、吾心不已已。

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，岁次癸卯三月日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。

【注释】

卢骚：今译卢梭（1712—1778），法国启蒙思想家、

哲学家、教育学家、文学家。著有《社会契约论》（旧译《民约论》）、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、《忏悔录》等书。

华盛顿：生于 1732 年，卒于 1799 年，美国第一任总统（1789—1797）。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。1787 年，制定了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》。

威曼：今译惠特曼（1819—1892），美国著名诗人。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，揭露奴隶主和种植园主的压迫，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奴隶制，反对种族和民族压迫。主要诗作为《自己之歌》、《大斧之歌》、《神秘的号手》等，对美国 and 欧洲自由诗发展有很大影响。

张煌言：原名阿云，字玄著，号苍水。生于 1620 年，卒于 1664 年。浙江鄞县人。南明抗清名将，后被捕牺牲于杭州，著作有《张苍水集》。

第一章 绪论

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，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，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，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，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，黄帝子孙皆华盛顿，则有起死回生，还魂返魄，出十八层地狱，升三十三天堂，郁郁勃勃，莽莽苍苍，至尊极高，独一无二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，曰革命。巍巍哉！革命也。皇皇哉！革命也。

吾于是沿万里长城，登昆仑，游扬子江上下，溯黄河，竖独立之旗，撞自由之钟，呼天吁地，破颡裂喉，以鸣于我同胞前曰：呜呼！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独立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，地球上主人翁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！革命哉！我同胞中，老年、中年、壮年、少年、幼年、无量男女，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？我同胞其欲相存、相养、相生活于革命也。

吾今大声疾呼，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。

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。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。革命者，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。革命者，顺乎天，而应乎人者也。革命者，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。革命者，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。革命者，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。是故一人一思想也，十人十思想也，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，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，人人虽各有思想也，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。居处也，饮食也，衣服也，器具也，若善也，若不善也，若美也，若不美也，皆莫不深潜默运，盘旋于胸中，角触于脑中，而辨别其孰善也，孰不善也，孰美也，孰不美也。善而存之，不善而去之，美而存之，不美而去之，而此去存之一微识，即革命之旨所出也。夫犹指此事物而言之也。试放眼纵观，上下古今，宗教道德，政治学术，一视一谛之微物，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掬攬，过昨日，历今日，以致有现象于此也。夫如是也，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。虽然，亦有非常者在焉。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，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，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，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，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，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，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。牺牲个人以利天

下，牺牲贵族以利平民，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。甚至风潮所播及，亦相与附流合汇，以同归于大洋。大怪物哉！革命也。大宝物哉！革命也。吾今日闻之，犹口流涎，而心痒痒。吾是以于我祖国中，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，指点二百余万方里之地图，问人省己，欲求一革命之事，以比例乎英、法、美者。呜呼！何不一遇也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，重思之，吾因之而有感矣，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。

自秦始统一宇宙，悍然尊大，鞭笞宇内，私其国，奴其民，为专制政体，多援符瑞不经之说，愚弄黔首，矫诬天命，撓国人所有而独有之，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、可羨、可歆之极，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。此自秦以来，所以狐鸣篝中，王在掌上，卯金伏诛，魏氏当涂，黠盗奸雄，觊觎神器者，史不绝书。于是石勒^①、成吉思汗等，类以游牧腥膻之胡儿，亦得乘机窃命，君临我禹域，臣妾我神种。呜呼！革命杀人放火者，出于是也。呜呼！革命自由平等者，亦出于是也。

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之革命，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。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，任人掬抛之天性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

列强遇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、文明之革命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《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《万法精理》^②、弥勒约翰《自由之理》^③、《法国革命史》、《美国独立檄文》等书译而读之也。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

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，为起死回生之灵药，返魄还魂之宝方。金丹换骨，刀圭奏效，法美文明之胚胎，皆基于是。我祖国今日病矣、死矣，岂不欲食灵药、投宝方而生乎？苟其欲之，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。不宁惟是，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，小儿拿破仑于后，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。嗟乎！嗟乎！革命！革命！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，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毋徘徊，此其时也，此其时也，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，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勩，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。苟不欲之，则请待数十百年后，必有倡平权、释黑奴之耶女起，以再倡平权、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！

【注释】

石勒：生于 274 年，卒于 333 年，羯族，上党武乡（今山西榆社北）人。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，公元

319—333 年在位。

孟德斯鸠：今译孟德斯鸠（1689—1755），法国启蒙思想家、法学家。著有《论法的精神》、《波斯人的信札》、《罗马盛衰原因论》。

弥勒约翰：今译约翰·穆勒（1806—1873）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逻辑学家。主要著作有《逻辑体系》、《政治经济学原理》、《论自由》。

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

革命！革命！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，吾先叫绝曰：不平哉！不平哉！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，莫过于戴狼子野心、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，而我方求富求贵，摇尾乞怜，三跪九叩首，酣嬉浓浸于其下，不知自耻，不知自悟。哀哉！我同胞无主性。哀哉！我同胞无国性。哀哉！我同胞无种性，无自立之性。

近世革新家、热心家常号于众曰：中国不急急改革，则将蹈印度后尘，波兰后尘，埃及后尘，于是印度、波兰之活剧，将再演于神州等词，腾跃纸上。邹容曰：是何言欤？是何言欤？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？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欤？不知吾已为波兰、印度于满洲人之胯下三百年来也，而犹曰“将为也”。何故？请与我同胞一解之。将谓吾已为波兰、印度于贼满人，贼满人又为波兰、印度于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国乎？苟如是也，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，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。何也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，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。吾不解我同胞，不为文明人之奴隶，

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。呜呼！明崇祯皇帝殉国，任贼碎戮朕尸，毋伤我百姓之一日，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，人山海关，定鼎北京之一日，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。

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，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，使贼满人而多数也，则仅五百万人，尚不及一州县之众。使贼满人而聪明也，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、大臣，唱京调二簧之将军、都统。三百年中，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，要皆为吾教化所陶熔。

一国之政治机关，一国之人共司之，苟不能司政治机关，参预行政权者，不得谓之国，不得谓之国民。此世界之公理，万国所同然也。今试游于华盛顿、巴黎、伦敦之市，执途人而问之曰：“汝国中执政者，为同胞欤？抑异种欤？”必答曰：“同胞！同胞！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。”又问之曰：“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否？”必答曰：“国者，积人而成者也，吾亦国人之分子，故国事为已事，吾应而参预焉。”乃转诘我同胞，何一一与之大相对也耶！谨就贼满人待我同胞之政策，为同胞述之。

满洲人之在中国，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。而其官于朝野者，则以一最小部分，敌

十八行省而有余。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^①，自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满汉二缺平列外，如内阁衙门，则满学士六，汉学士四，满蒙侍读学士六，汉侍读学士二，满侍读十二，汉侍读二，满蒙中书九十四，汉中书三十。又如六部衙门，则满郎中、员外、主事缺额约四百名，吏部三十余，户部百余，礼部三十余，兵部四十，刑部七十余，工部八十余。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，无一汉人。而汉郎中、员外、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，每季《搢绅录》中，于职官总目下，只标出汉郎中、员外、主事若干人，而浑满缺于不言，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隐衷也。是六部满缺司员，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（笔帖式尚不在此数）。而各省道府实缺，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，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，布满国中也。若理藩院衙门，则自尚书、侍郎迄主事、司库皆满人任之，无一汉人错其间（理藩之事，惟满人能为之，咄咄怪事）。其余掌院学士、宗人府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光禄寺、鸿胪寺、国子监、銮仪卫诸衙门缺额，未暇细数。要之，皆满缺多于汉缺，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。是其出仕之途，以汉视满，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。故常有满汉人同官、同年、同署，汉人则积滞数十载，不得迁转，满

人则俄而侍郎，俄而尚书，俄而大学士矣。纵曰满洲王气所钟，如汉之沛^②，明之濠^③，然未有绵延数百年，定为成例，竟以王者一隅，抹煞天下之人才，至于斯极者也。向使嘉、道、咸、同以来，其手奏中兴之绩者，非出自汉人之手，则各省督、抚、府、道之实缺，其不为满人攫尽也几希矣。又使非军兴以来，杂以保举、军功、捐纳，以争各部满司员之权利，则汉人几绝于仕途矣。至于科举清要之选，虽汉人居十之七八，然主事则多额外，翰林则益清贫，补缺难于登天，开坊类乎超海。不过设法虚糜之，以戢其异心；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，及州县教官等职，俾以无用之人，治无用之事而已。即幸而亿万人中，有竟登至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之位者，又皆头白齿落，垂老气尽，分余沥于满人之手。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，始堪大拜，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，均能大拜，资兼文武，位兼将相，其中盖有深意存焉。呜呼！我汉人最不平之事，孰有过于此哉！虽然，同种待异种，是亦天演之公例也。

然此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，至乃于各行省中，择其人物之骈罗，土产之丰阜，山川之险要者，命将军、都统治之，而汉人不得居其职。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，另为内城以处之，若江宁^④，若

成都，若西安，若福州，若杭州，若镇江等处，虽阅年二百有奇，而满自满，汉自汉，不相错杂，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。且试绎驻防二字之义，犹有大可惊骇者，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，而羁束之如盗贼乎？不然，何为而防，又何为而驻也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？

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，取王公如拾芥，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之伦，残杀数百万同胞，掣东南半壁，奉之满洲，位不过封侯而止。又试读其历朝圣训，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，奖借逾恒，真有一德一心之契。而汉人中虽贤如杨名时^④、李绂^⑤、汤斌等之驯静奴隶^⑦，亦常招谴责挫辱，不可向迩，其余抑扬高下，播弄我汉人之处，尤难枚举。

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、宗室人员、红带子^⑧、黄带子^⑨、贝子、贝勒者乎？甫经成人，即有自然之禄俸，不必别营生计，以贍其身家；不必读书向道，以充其识力，由少爷而老爷、而大老爷、而大人、而中堂，红顶花翎，贯摇头上，尚书、侍郎，殆若天职。反汉人而观之，夫亦可思矣。

中国人群，向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士为四民之首，曰士子，曰读书人。吾见夫欧美人无人

不读书，即无人不为士子。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士子，曰读书人。故吾今亦特言士子，特言读书人。

中国士子者，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。何也？民之愚，不学而已；士之愚，则学非所学而益愚。而贼满人又多方困之，多方辱之，多方汨之，多方壘之，多方贼之，待其垂老气尽，阉然躯壳，而后鞭策指挥焉。困之者何？困之以八股、试帖、楷折，俾之穷年矻矻，不暇为经世之学。辱之者何？辱之以童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（殿试时无坐位，待人如牛马），俾之行同乞丐，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汨之者何？汨之以科名利禄，俾之患得患失，不复有仗义敢死之风。壘之者何？壘之以庠序卧碑，俾之柔静愚鲁，不敢有议政著书之举。贼之者何？贼之以威权势力，俾之畏首畏尾，不敢为乡曲豪举、游侠之雄。牵连之狱，开创于顺治（朱国治巡抚江苏^⑩，以加钱粮，株连诸生百余人）；文字之狱，滥觞于乾隆（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语^⑪，征诛天下，群臣震恐）。以故海内之士，莘莘济济，鱼鱼雅雅，衣冠俎豆，充牣儒林，抗议发愤之徒绝迹，慷慨悲咤之声不闻，名为士人，实则死人之不若。《佩文韵府》也，《渊鉴类函》也，《康熙字典》也，此文人学士所视为拱壁连城